



經
籍

易
書

九

貳拾四

廿四

15
1365
10



門 5
號 1365
卷 10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之十九

古今圖書集成

十三經註疏

瞿景淳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言易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傳于梁丘而未盛。至王
弼之學。主理畧數。獨觀古今。其傳遂流江左。韓康伯
邢璣之徒。因而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誚。以致
異端競起。學之者疑而難稽。則又何貴于疏義為也。
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巫蠱而復廢。至皇甫謐獨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購求

得其書。歷隋宋而始流江北。巢猗費魁劉焯之徒。雖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蹈淺畧之弊。使人煩而多惑。則又何必于註釋為也。言詩則始于毛公。而盛于韋賢鄭康成。為之箋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觀。其秀拔一時。騁轡千里。其諸儒之所揖讓者乎。言春秋則始于丘明杜元凱。為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于應毋。不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寬。而惟劉炫為最觀。其辨博罕儔。鈞深致遠。其諸子之翹楚者乎。公羊望

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辨已九。其師作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持論太過。反致失據。使達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之家學也。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為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竊二傳之緒。是安得為通方之理乎。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歷蕭奮后蒼。至兩戴而厥旨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之。至宋楊復又為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之缺。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于周

公。經畫明備。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聞。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書莫見于天下。故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潰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有鄭玄篤信考古。則聖經幾于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后蒼而共氏分門。王鄭率本二戴。而今經異說。南北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侃熊安而已。熊則肯本經而援外義。較之皇甫近勝也。孝經倡于河間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

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致譏。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魯論。而馬融為之訓。鄭玄益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為羽翼。實何晏之所宗也。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謐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時有偽謬。惟趙為近之。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

古今詩話卷之九
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于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邃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于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

宗宋儒而排漢學。余嘗憾世間冤事數種。此其一也。

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
 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絃左氏公羊之說也河
 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
 十也管還相為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于
 數宗宋訛而將蕪學余嘗溯世間竅事搜羅其
 于世而冀訛為世所遺豈不深可謂也天地陰陽之
 合二音而一之然終將聖人文全盛宋謝文學大

論河圖洛書

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
 化萬物始終無不管于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
 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
 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
 蓋其所以為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
 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也所謂地
 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
 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

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

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三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

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

數言之通乎一圖絲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其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

圖書編
曰坤復
晦朔亥
子之際
天下之
極深處
也○是之
謂○淵生
生之本
也○故圖
書左右
旋雖異
而一皆
居下云

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中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

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

古今圖書集成 卷十九
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
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
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
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
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
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
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
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

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
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八九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
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
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
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
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
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
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

所先得乎圖。初無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亦豈必追考于圖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此三語。若以書為衍。疇不宜見之于易。若以書為畫卦。則係詞數篇。皆說河圖。並未有及洛書者。意易以卜筮為用。所謂聖人則之者。或是則河圖而制著。以筮則洛書而制龜。以卜耳。即上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之意也。上則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此則推本神物。出自圖書。觀首尾兩則。字呼應。亦可見文意之所在。抑王

洛書辯有云。洪範九疇。寔禹自序。非本之洛書也。以九疇附會九數。始自孔安國。謂天與禹神龜負書而出。此真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耶。嗚呼。王欽若。寇謙之。天書如此。何乃以之言聖經也。如此讀書。大可省事。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徐渭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
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只是明一陰一陽
之謂道耳天數奇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
籌然天既從第一起數則地自當以第六作第一起
數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
陰也天與地所生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
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謂地不可

與天對。又不可分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盃泥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邪廓為衛風所充。周者即天。五藏為營脉之所藏。而遠者即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即用彼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六。不然只一硬塊地。直天中一粒。

耳。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今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看。猶之可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非無形之物矣。世有奇人。遂有奇理。

先天後天圖論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縱也後天圖衡也
 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
 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
 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
 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
 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
 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生
 男女震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中爻為中女艮得

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
 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
 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乾逆布此
 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
 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
 卦之方位也蓋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于
 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夷四圖之
 中其一為八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其一
 為八卦方位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
 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
 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方圖在內以象
 地各先將八卦定為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
 方位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為六子受
 生之次序其一為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配先
 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
 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壁看乾天

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北言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具四象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卽坎離二卦從揭之也。豈惟太極圖哉。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為易。乾坤門戶。坎離庄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

變陰用九。老陰變陽。凡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虛。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蓋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為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鳥。認得日中有月。則可

以知離卦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
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
之鬼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
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
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
是以離坎常為陰陽之樞紐也

後天卦圖說

楊繪

伏羲俯仰觀察流傳千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
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
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即如先天且
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云
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
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
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
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

一人為是

大抵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三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變卦惟五十有六云

此論卦之變也。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三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變卦惟五十有六。云云。此論卦之變也。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三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變卦惟五十有六。云云。

論坤兌不言方

楊繪

以方隅而論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坎曰北方艮曰東北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惟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矣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于子而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造物之功顯于春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乃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奈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乎此矣。作易者蓋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繇辯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消乎陽者。繇不防之于微而制之于著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乎君子者。繇不虞之以漸而制之于壯也。坤者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人特于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于無形也。如臨卦之象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象曰浸而

井坤三
蓋為四
陰

長也。其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下無陽。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于微。而至于著。不虞于漸。而至于壯。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薄陰而後一陽生于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始終乎。

按西北盛陰用事。陰氣既盛。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

古今詩話卷之十九
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出○蓋○以○已○任○勞○代○乾○父○防
閑○陰○禍○者○故○曰○勞○乎○坎○

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
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
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
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
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
雖有萬物之象而萬物變通之理從自未備故因其
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繫辭曰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今觀伏羲結繩而為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



繫辭天地定位章結以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何故以定位等句屬先天相錯一句屬後天耶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爻辭

此憂患不少

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
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
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
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又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說者皆云
西隣謂文王東隣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
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隣又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
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

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
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以爻統子業故也按禮稽命
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說經禮三百威
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
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
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爻詞決係周公所作陳臯定屬之文王則如東隣
西隣之類明指紂事毋論非服事之心恐亦非處
憂患之道

卦之牝馬堅氷括囊黃裳之類。固象也。卽元亨利貞。乾乾惕若。與先迷後得。直方含章。亦象也。大抵凡詞皆象也。但有正象有取象。又有象中之象耳。聖人觀象而繫詞。卽觀此象而繫之詞也。卦下曰卦詞。爻下曰爻詞。只一象字。該之本義一詞。而分爲象占。且如潛龍勿用。本一句。以讀爲象。以句爲占。未詳。施爾奮曰。左傳稱韓起聘魯。見易象。是知凡易皆象矣。在六書。日月爲象。形易字從日月。便已尚象。何疑卦詞爻詞也。

論一卦各有一卦之主

曹學佺

一卦六爻講章多重。二五取得中也。袁儀卿語。予易重首畫。以初爻爲主。蓋本初辭擬之。之句來而要之。皆有所未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爻原是活潑物事。豈可拘定何者爲重。何者爲輕。然則汎汎無所適耶。曰。又不然。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看此時此物。歸重何處。卦中某爻足以當之。卽所謂成卦之主也。如乾之三坤之四。屯之初九。師之九二。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皆是何者重。乾重

坤始成乾坤卦而九三又重乾中之重剛六四又重
 坤中之重陰也非動夫險中則不能亨屯非一陽在
 下則不成震故曰初九為成卦之主師險道也九二
 一陽在二陰之中故曰在師中吉履之六三成兌者
 也小畜之六四成巽者也故履乾畜乾之事歸焉凡
 成卦之主力量最重亡論陽剛即姤之一陰便為女
 壯五陽便安身不住小畜亦只是一陰便云富以其
 隣大都陰陽爻不在多寡只看其所處之時位何如
 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論陰陽不變

曹學佺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小
 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名分
 而決不容以混淆假借于其間也易中變化變通等
 語雖云陰變為陽陽變為陰然只是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非真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本體自是變
 不去的如乾之用九見羣龍无首本義云陽變為陰
 坤之用六利永貞本義云陰變為陽如是則陰陽真
 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含忍異順行陰柔的事

古今言論卷之九
卽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決行剛方的事卽
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趨時者也且用九見羣龍无首明天德之循
環無端也用六利永貞言一于從陽而不變也又非
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謂也此說易中最爲喫緊最
易惶惑故特明之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
也則八卦是死物安能變爲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
一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耶坤
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爲陽

耶口此亦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
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暖變爲寒然春
夏未曾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爲暖然秋
冬未曾變也寒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
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
尚不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變卽歸本卦下
六爻盡變爲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卽成六
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乾坤未始不歸坤也卽謂之
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

陰陽橫相對也。卽天地定位。幽澤通氣等語。父與母錯。長男與長女錯。中男與中女錯。少男與少女錯。故謂之八卦相錯。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顛之。倒之言陰陽上下相顛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則或相上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巽卽爲兌。艮卽爲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雜。故曰物相雜而文。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雖雜亦不雜也。陰陽不可雜。尚猶可變耶。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曹學佺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向止順。本文訓去未推其。所從來。東坡曰。凡易之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子。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

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為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豈拘拘哉然亦有三子三女不相值之卦而剛柔往來者如无妄之震下乾上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大畜之乾下艮上曰剛上而尚賢晉之坤下離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朱子沈沈只

以卦變二字當之不問其所變者在何卦何爻也後漢虞翻嘗指某卦自某卦變如訟之剛來得中謂白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不但相去已遠卽序卦亦顛倒東坡辯其非矣梁山來知德始易變而為綜綜者以兩卦綜為一卦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同人之下卦也八卦離正位在二故曰得中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大下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居大有之中也故雜卦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以二卦同體故也

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故雜卦曰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如无妄之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无妄之下卦而爲震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爲大畜之艮也。故雜卦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如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家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

古今詩話卷之九
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內卦之中故曰得中。卦例自下而上曰往自上下而爲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

之上卦也。豐旅相綜故曰豐多故親寡旅也。如渙之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坎中之陽來居于渙之二亦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在渙則柔外而剛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剛柔分也。節渙相綜故曰渙離也。節止也。此說雖歷歷有據然雜卦之義未必專爲剛柔往來相易而設且各卦中無剛柔往來相易之文者則雜卦又當別尋一義矣。綜之之說近是而引雜卦以證之反鑿也。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

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巳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之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

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返也。

孔安國書序云。先師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詞。撮其宏綱。舉其機要。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此論其正而老泉論其變變亦正也江河固不能
使趨上而聽其橫流潰決可乎

論舜陶漁

金履祥

瞽瞍之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
更妻而生象象傲瞽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瞍特
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
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能
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
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
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畊稼陶
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豢養

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
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
歸于田漁、抑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
有謂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糶、而販負夏
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雖出
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
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
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
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于發明聖人處

學士家
往往有
之何可
不办

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
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河望蟾
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續姓、孔序無別毛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考之于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魯之國語、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嘗不章、虞夏

武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曰。則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抑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糞。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顯其事。則文前。終亦無辭。不必轉。章之失。何也。蓋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學士家
往往稱
之何可
不亦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為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

胡氏大意。國語所謂顓頊與有虞氏

報焉者也。禘黃帝。魯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鯨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魯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鯨馬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

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魯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確議

論啓大戰於甘

薛應旂

予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有苗。仲康之於羲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於甘。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

臨于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其誓之書所以及。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剛而反著之。豈唯傷之哉。又將以為後世戒也。

如澶淵之役。王欽若謂真宗為寇。準孤注。欽若固自傾。擠小人。然其言豈可廢哉。沈長卿先生曰。澶淵之議。使發自秦檜。人將羣起而罪檜矣。然檜之和議。未必不即本于準。且準和議既定。約歲納銀三十萬。然則虜之退也。非真宗之力。而三十萬緡

之力也。使無三十萬緡。真宗豈可知乎。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人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述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

西伯戡黎辯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
 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
 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
 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
 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幸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
 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
 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

古今言論卷之二
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
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
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
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
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

鳥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戡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
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
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俊。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
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阡
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

古今讀詩家 卷二十一
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
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
以商視周。周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受命作伯。受圭瓚
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
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
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至洧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爲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
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
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
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
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

古今諸言卷二
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
為後之速也。此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
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
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
也。故予謂面縛事必武庚而後世失其傳也。何也。武
王為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
頸。既而入商。紂已自焚。武庚為紂嫡冢。故面縛銜璧。
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罪耳。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
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

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
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
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
說。無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以此
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
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也。而
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
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

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則皆綱常大事。真不可不辨。

金滕非古書。公人引以證王。廉而。余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御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憚人佞子之所為也。

金滕非古書

余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御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憚人佞子之所為也。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且滋後世割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為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

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為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三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十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但舊傳今文古文皆有。故疏于篇以俟知者。昧周公未宜

五說鑿鑿

詩。公。文。古。文。皆。有。對。紐。于。篇。以。辨。取。昔。世。到。股。應。天。
 之。淵。唱。也。正。事。又。覈。精。空。賦。疏。是。歸。非。古。書。也。以。書。
 十。惡。亦。得。或。六。羊。無。事。而。不。報。金。烈。之。置。至。今。已。料。
 四。羊。而。能。周。太。魯。東。二。羊。而。能。八。六。羊。之。又。周。人。尚。
 公。冊。書。宜。不。立。宗。廟。金。烈。之。置。唱。亦。其。中。五。王。其。舉。
 魯。金。烈。之。書。以。辨。周。太。魯。自。以。為。世。非。五。王。之。歸。周。
 采。率。之。勤。而。不。亦。其。謀。昔。也。又。曰。王。與。大。夫。盡。我。以。
 于。宗。廟。金。烈。之。置。又。亦。魯。之。也。對。周。公。而。然。順。為。郊。

周公居東二年辯

汪 獻

余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
 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
 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
 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
 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
 室。然未明其何所繇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
 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

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為甚。遭逢外亂。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後感風雷之變而逆之。則大誥何繇作。東征之師何繇而出乎。

論我之弗辟

曹學佺

按鴟鴞之詩。拙解與傳註異。正因書經金縢一章。合而論之。始能貫通。蓋謂金縢中弗辟者。辟訓逃字。周公謂既遭流言。而非遜避于外。則明抗國法。而無以見我先王。其曰弗敢誚者。謂成王雖知流言起自武庚管蔡。而罪人斯得。然尚在疑信未敢遽爾誚讓二叔。而迎周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啓。則大感悟周公之忠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想迎公歸之後。二叔愈不安。故挾武庚以叛。王乃使周公征之也。問周公

東○征○子○何○以○決○其○在○必○迎○歸○之○後○耶○日○書○敘○大○誥○于○
金○滕○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爲○東○征○發○也○一○篇○之○內○
首○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本○
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
公○實○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
疑○公○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爲○專○
擅○非○王○之○命○而○創○爲○王○曰○等○語○是○爲○矯○託○周○公○雖○大○
聖○人○亦○難○以○自○解○矣○故○愚○嘗○謂○鴟○鵂○本○以○喻○武○庚○也○
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爲○貽○王○作○

也○周○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開○之○則○前○
日○之○藏○似○爲○今○日○地○也○若○篇○首○公○乃○爲○詩○以○詒○王○名○
之○曰○鴟○鵂○此○乃○史○臣○之○詞○非○聖○人○筆○也○若○泥○乎○此○則○
合○詩○書○之○指○皆○悖○矣○孟○子○曰○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愚○謂○說○書○亦○然○與○否○焉○爾○
無○此○等○心○目○不○必○讀○詩○書○

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
首王若曰繼而履言王曰又言中入又言寧考皆本
成無此善必且不致驚藉書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
發害意愚暗籍書亦然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
命藉書之辭皆皆矣蓋平日藉藉不遺文書緩不以
文目懸懸此以史臣之隨非聖人筆跡豈可乎雖賦
佳文難於然今解此以恭篇首公以為藉以請王
也周公以升先王而列王風風雷之變而開之俱前

論大勳未集

曹學佺

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勳之未集乎曰文王伐崇
戡黎俱是與紂同惡者伐二國正所以儆戒紂也使
紂知儆而反邪以從正勳莫有大焉者矣故下文曰
觀政于商正觀其懲改與否焉爾
文考有知直當引為知己

永○賴○之○功○李○禿○翁○謂○始○皇○居○然○為○千○古○一○帝○王○弼
 州○更○謂○秦○非○與○周○為○代○而○與○六○國○為○代○周○衰○秦○興
 孔○子○自○是○先○見○其○微○不○得○謂○秦○誓○終○篇○非○關○曆○數
 大○事○也

意聖人之心至公無私豈毀排于姓自平之好而以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終之以秦誓嘗論列諸君以蓋
 而秦與六國之代與周之代不同也

卷二十終

白雲書庫

